

丰收 著

蓝月亮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is a dark, muted blue. Overlaid on this are several abstract, layered shapes in lighter shades of blue and white. These shapes resemble stylized waves or flowing liquid, with some circular and semi-circular elements that create a sense of depth and movement. The overall aesthetic is modern and artistic.

新疆人民出版社

丰收著

蓝月亮



新疆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蓝月亮 / 丰收著.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6. 5
ISBN 7-228-10104-9

I. 蓝... II. 丰... III. 报告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 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45847 号

出 版 新疆人民出版社
地 址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
电 话 (0991)2825887 2816212
邮 编 830001
印 刷 新疆新华印刷厂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3
字 数 160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10 000 册
定 价 25.00 元

子规啼血,此情绵绵无绝期	001
女人的心呀,总是赶着男人的脚印	040
明月无声自圆缺	049
一片归根吾瓦大地的落叶	086
一张浓缩了三十八年人生的“工作照”	094
苍天护佑人未老	108
梦里的彼岸到底有多远	115
昭苏高原的燕巢	125
准噶尔夜空那一轮蓝蓝的月亮	135

目录

子规啼血，此情绵绵无绝期

当年进疆的女兵中，蔡佩菲是走运的了。

她到迪化就进了学校，这在当时多么让人羡慕。可是，她往后的一生却又一次次地峰回路转，命运女神往往对她露出一丝微笑后，又转瞬即逝。

说起来，她的故事一页一页让人放不下。

1949年8月，湖南已解放两个月。十六岁的蔡佩菲考上了中国军政大学湖南分校。发榜那天是9月22日，《新湖南报》发布录取名单，蔡佩菲名列前茅。

一星期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军政大学搞开国大典庆祝活动。妙高峰下锣鼓喧天。青年学子激情澎湃，纷纷提议，为了庆祝新中国成立，把参军纪念日由1949年9月22日改为1949年10月1日。七千多学子哪里能想到，五十年后，他们激情下的这一行为把自己置于一个十分尴尬的境地：1949年10月1日前，享受离休待遇；10月1日后，是退休。这一离一退的内容关系着工资调升、医药费报销……生

世界对着它的爱人，
扯下它那庞大的面具。

它变小了，小得宛如一首歌，
小得宛如一个永恒的吻。

当我四处旅行时，
路啊，我厌倦了你；可现在，
当你带着我去各处时，
我就爱上了你，与你结婚了。

——泰戈尔
《飞鸟集》

001



进疆途中，在西安留影。左是蔡佩菲，右是雷佩琼，她们自初中起就是同学，又一起考取了军政大学，一起要求到新疆，一起进入新疆俄语专科学校。

中是胡以涛，1949年前其父任西安水利厅厅长。

活的几乎所有方面。

意气书生、风华正茂。一年后,七千多学子鼓动时代的风帆,从妙高峰下流向祖国的四面八方。

蔡佩菲主动要求去祖国的最西边——新疆。

以后的日子里,家人、同学,甚至她自己,在不同的场合,因为一些关键的话题,不止一次地提到过这个问题:你怎么就非要去那么远的新疆呢?

是啊,当时为什么我非要来新疆呢?想一想,还是和“军”和“兵”有关系。和那个时代的所有少男少女一样,当年的蔡佩菲是多么向往一身军装!军大毕业了,却实在不舍妙高峰下的号声哩!“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招聘团”让她一下子就对接上了对军大的留恋。

1950年8月3日,蔡佩菲披红戴花离开了故乡长沙。10月2日到了塞外边城迪化。8日,进了新疆俄语专科学校。小姑娘蔡佩菲说,我这是不是做梦啊?

花季少女未必知道,她的命运竟然和国际背景连在一起。

西方世界联手封锁中国,欲致新生的共和国于四面楚歌的死地。苏联老大哥在中国人心里救命恩人一样,老大哥的俄语就成了中国的“世界语”。毗邻苏俄百废待兴的新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所有项目全仰仗老大哥援建,俄语人才无疑于诸葛孔明草船借箭之东风。

新疆军区司令员王震,每个星期都要去俄语专科学校给学生上一堂课。每堂课上王司令都要说,“恨不得把你们的脑袋瓜子锯开,往里倒俄文单词,你们知道噢?国家是多么需要你们!”

蔡佩菲的学业成绩很快就脱颖而出,引人注目。这是书香门第的家学和一年军政大学的学习给她的造化。她被选为班长。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又被选为副书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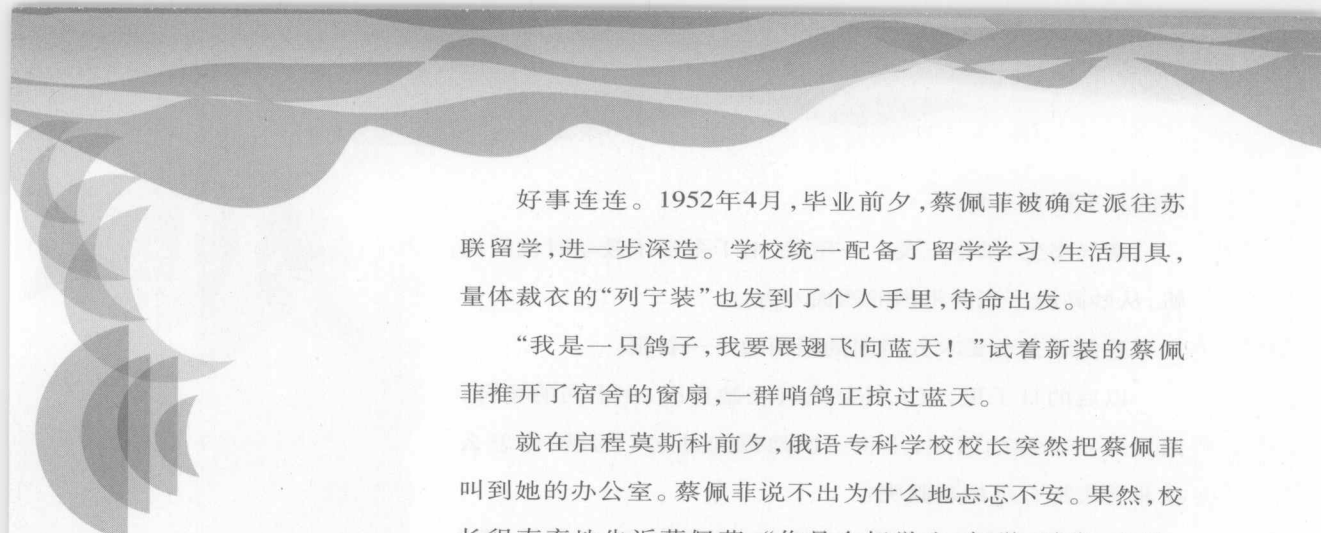
世界对着它的爱人,
扯下它那庞大的面具。

它变小了,小得宛如一首歌,
小得宛如一个永恒的吻。

当我四处旅行时,
路啊,我厌倦了你;可
现在,当你带着我去各
处时,我就爱上了你,
与你结婚了。

——泰戈尔

《飞鸟集》



好事连连。1952年4月，毕业前夕，蔡佩菲被确定派往苏联留学，进一步深造。学校统一配备了留学学习、生活用具，量体裁衣的“列宁装”也发到了个人手里，待命出发。

“我是一只鸽子，我要展翅飞向蓝天！”试着新装的蔡佩菲推开了宿舍的窗扇，一群哨鸽正掠过蓝天。

就在启程莫斯科前夕，俄语专科学校校长突然把蔡佩菲叫到她的办公室。蔡佩菲说不出为什么地忐忑不安。果然，校长很直率地告诉蔡佩菲：“你是个好学生，好学、诚实、上进。但是，你出身地主家庭，土改时，你家里还死了人……最近，从安徽来了很多革命烈士子女，他们的父母为革命胜利献出了生命，他们成了孤儿。你说，是叫你去苏联留学，还是叫他们去？党组织决定，让革命烈士子女留学苏联，他们是党的孩子……”

晴天一声炸雷！校长的话还没说完，蔡佩菲已啜泣连声。校长轻轻拍抚着她抽噎不止的肩头：“好了，不哭了，要想得通，要想得通……”校长的声音越来越轻，轻得只有她自己能听见。

俄语专科学校校长是王震将军的夫人王季青。王校长待蔡佩菲很好，好学上进的班长、团支部副书记蔡佩菲是王季青校长倚重的对象。那时候，工作很忙，校长只在星期六回家，平时是顾不了家的。在学校时，校长和蔡佩菲同住一室。不久，蔡佩菲就知道了，校长是东北流亡青年，北京大学学生。国庆前夜，校长轻声哼唱：“九一八，九一八……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蓝蓝的月光，牵出了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牵出了一江湘水满塘芙蓉，牵出了梦里依稀的故乡。家学造就的文化底蕴，曾经的家破山河在，是心灵的桥梁，蔡佩菲的泪水湿了枕巾。她知道，校长的泪水也湿了枕巾。她们很是投缘。

蔡佩菲退回了金星牌钢笔，道林纸的笔记本。笔记本上，

她已经写了自己的名字,为了把“蔡佩菲”去掉,又不损坏道林纸的笔记本,她向男同学借了刮胡子的刀片,先轻轻刮,然后再用橡皮轻轻擦……她永远不会忘记,包括以后成为新疆大学校长的张扬在内的革命烈士子弟去苏联前夜,为他们送行的一幕……

她最大限度地克制自己,表面上装着没事,只在夜里偷偷哭泣,好像泪水能冲洗不平 and 委屈。这次伤害,伤到根,或许在这之前太过顺风。蔡佩菲一夜夜地想,就是想不通,一个天真的姑娘,纯洁得一点杂念都没有,离开亲人,不远万里来到边疆,土改时老家有没有死人自己怎么会知道?校长那样了解自己,她又是司令员的夫人,又是接受过新文化运动洗礼的北京大学的学生,却还是没能让她躲开家庭出身的株连。

自1950年8月3日离开长沙,整整四十年后,蔡佩菲才回故里省亲。其实,家乡已没有什么亲人了。回到资水河畔的老家,是想解开埋在心底四十年,时时隐痛的疙瘩。她想知道,当年土改家里到底死没死人,又是谁死了?

经打问,崖子坛太阳乡的蔡氏家族是益阳的大户人家。“打土豪分田地”那样的政治运动是躲不过去的,她这才惭愧自己对家乡历史的贫乏近乎苍白。当年土改,七十七岁的祖父和小两岁的叔祖父挨过乡农会数次斗争后,撒手西归了。“土改家里死了人”,就是死了这两个老人。

因为这两个老人,蔡佩菲对一些被无数次重复的问题,只好说假话。说真话没人信。

“参加革命的动机”,一辈子不知被问了多少遍。不同的语调,不同的态度,却全都是居高临下的质问。起初,蔡佩菲实话实说——“向往革命的新生活,建设新中国。”但没人相信。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每逢政治运动,蔡佩菲冷眼观望,

世界对着它的爱人,
扯下它那庞大的面具。

它变小了,小得宛如一首歌,
小得宛如一个永恒的吻。

当我四处旅行时,
路啊,我厌倦了你;可
现在,当你带着我去各处时,
我就爱上了你,
与你结婚了。

——泰戈尔
《飞鸟集》

随大流,看热闹。

“上军大,参加革命的动机?”

“看到文工队员又唱歌又跳舞,穿花衣服,很好玩,就报名。”

.....

一次次运动啊!代表组织的人等她说“投机革命队伍,逃避阶级改造”,她始终咬紧牙关,把住了这道关。

“我够冤枉了,不能再自己冤枉自己,我不给自己扣屎盆子。”这个念头,支撑她不多说一句话,渡过了一次次劫难。

横扫中国的“反右派”已近尾声,惊弓之鸟们松了口气。远处伊犁河谷的阿克齐小盆地,运动的风潮也渐渐回落。已闻名农场的“技术员”蔡佩菲,庆幸自己慎言谨行,没有落入法力无边的大网。

孙猴子再能,逃不出如来的手掌。1958年,蔡佩菲终究还是被划了个“漏网右派”。

这一天,头戴草帽的蔡技术员正带领一个排的职工秋灌。连队的指导员骑着脚踏车巡视到地边,禁不住夸赞:“蔡佩菲呀,你这么能干,这么能吃苦,真想不到!”

蔡佩菲直起腰,“我虽然出身官僚地主,但是家里从小要求我们很严,要吃苦,要节俭。父亲常说,成由勤俭败由奢……”

“家里?你那样的家庭能教你吃苦耐劳?”指导员没等蔡佩菲的话说完,就警觉地打断了她的话,“是党!只有党教导你吃苦耐劳。我看,你还是很留恋你的官僚地主家庭……”

祸从口出呀!上纲上线,就是要从这句话拔出毒根,拔不出毒根誓不罢休。结果,蔡佩菲补了个“漏网右派”。虽然漏网,总还是个右派。结论下来那天,蔡佩菲对酒当歌:“这张网还是没有放过我,我蔡佩菲也算是还有本事哟……”

苏联留学没成行,蔡佩菲被分配去了新疆军区工兵团。

如所有的进疆女兵一样,她面临着“婚姻关”。这一关,你迈也得迈,不迈也得迈。因为蔡佩菲的智慧和所处的环境,她比同时进疆的女兵幸运得太多。可能正是因为有了太多的幸运,她的情感经历也比别人曲折、丰富。

其实,正在俄语专科学校读书时,她已经每每面临这一关。每个礼拜六,军区都有舞会,“俄专”的女学生一个个都是舞会的公主。大家心里渐渐明白,这是有意给过了婚恋最佳期的军人安排鹊桥会。

能歌善舞、品貌出众的蔡佩菲是军人们目光追逐的一个亮点。渐渐,军区一位副参谋长每到礼拜六就早早来到俄语专科学校,接小蔡姑娘。小蔡姑娘舞是跳,心也谈,就是一次次聪明地绕开了副参谋长每每要切入的正题。终于有那么一天,横竖是绕不过去了。她就问副参谋长:你多少岁呀?副参谋长很实在地告诉她:“我四十六岁。”

“四十六岁?”蔡佩菲吃惊的样子很夸张:“哎呀,我是太不尊敬你了!我爸爸在世也只比你大两岁……”自此,副参谋长再不找她谈心跳舞了。

年年的军区劳模大会,对年纪不轻的军官也是个好机会。

会余,天天有舞会。自己主动出击,军官找军官,都瞄上了“俄专”的姑娘。先也是绕圈圈,绕来绕去实在绕不过去了,就推到妈妈身上,说妈妈要她不到二十四岁不准谈恋爱更不准结婚。

领导也是有话说的:你是听党的话,还是听妈妈的话?

蔡佩菲十分机敏:谁的对,我就听谁的。这个问题妈妈是对的,她听了党的话,我就听她的话。

到了工兵团,第一次见团长,团长就把她许配给了自己

世界对着它的爱人,
扯下它那庞大的面具。

它变小了,小得宛如一首歌,
小得宛如一个永恒的吻。

当我四处旅行时,
路啊,我厌倦了你;可现在,
当你带着我去各处时,
我就爱上了你,与你结婚了。

——泰戈尔
《飞鸟集》

007



的爱将。

或许那次是缘分？

蔡佩菲刚分到工兵团，做接线员。有天，她值晚班，糊里糊涂睡着了。活该碰上团长查岗。看见打瞌睡的接线员，团长生气地质问她：“值班打瞌睡！你是谁？”

迷迷糊糊的蔡佩菲反问他：“你是谁？”

团长一听气得暴跳如雷：“我要枪毙你！”

蔡佩菲被如雷的吼声惊得一愣，也凶狠狠地回敬他：“我要枪毙你！”

等这个黑红脸膛，肩宽腰挺的武人走后，战友慌慌地告诉她，刚才那个人是团长！蔡佩菲这时才被彻底吓醒了。

交班后，不等天亮，蔡佩菲就换上了一套干干净净的军装，跑到团长的门口，笔挺站立。实在吃不消了，改立为蹲，一蹲几个小时。天亮，团长开门，发现了门口蹲着的蔡佩菲。

团长问她：“你在这里干吗？”

蔡佩菲听见问话，忽地站起来，立正，行军礼，认真地回答：“报告团长，你不是要枪毙我吗？我是在等你枪毙的呀！”

一句话，逗得团长哈哈大笑：“这个女兵！”

不打不成交。

蔡佩菲就在团长心中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没几天，团长就把这个极有个性的女兵许配给了他的爱将工兵团二营教导员崔在仁。

团长让传命兵命令蔡佩菲跑步到他办公室。

气喘吁吁的蔡佩菲立正站稳后，团长以命令般的语气对蔡佩菲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你二十岁了，崔在仁二十四岁，你有文化，他有战功，都是般配的，不委屈你，就这样定了。”

不等蔡佩菲说话，团长命令她回去。

这件事，团长粗中有细，用了心思。

他对蔡佩菲发布命令的第二天，就把蔡佩菲调去二营任政工干事。

蔡佩菲再任性，再不满，也难违铁的命令，何况她已经和这个黑红脸膛的团长过过招了。她无奈地去了工兵团二营，向教导员崔在仁报到。

战场上的默契，移植于“拉郎配”。崔在仁对团长的这一招心领神会，虽出身行伍，却懂细微处下功夫。

崔在仁充分运用了手中的权力。

蔡佩菲任政工干事后，教导员要求部下天天汇报工作，当然，汇报可长可短。长短的主动权都在教导员手中。

短，一句话结束。

长，一两个小时还完不了。

政工干事蔡佩菲的汇报，时间要长一些，而且越来越长。

教导员“醉翁之意不在酒”，军人们心知肚明，这本来就是团长的一招棋嘛！步调一致积极配合。

关爱，总归会有结果的。

小树小草，春风拂过，地温起来，草拱出了芽，树抽出了条，说不清哪一天，浅草远看了，绿柳遮荫了。不知从哪次开始，蔡佩菲进教导员办公室不紧张了，小心提防的心理防线渐渐松懈了。

但是，蔡佩菲汇报完后，两人在一起的话题并不多。

教导员终于捅破那层窗户纸，表明心迹后，每次的几句话，背熟了的语录一样——

“我是会对你好。”

“我会一辈子对你好。”

“我就是缺点子文化，但是我会努力学。”

有时候，蔡佩菲不仅有共同语言太少的遗憾，还会有话

世界对着它的爱人，
扯下它那庞大的面具。

它变小了，小得宛如一首歌，
小得宛如一个永恒的吻。

当我四处旅行时，
路啊，我厌倦了你；可
现在，当你带着我去各
处时，我就爱上了你，
与你结婚了。

——泰戈尔
《飞鸟集》

不投机的伤感。崔在仁还有一句常挂在嘴边的话：反正我是要听领导的。

有次，蔡佩菲就逗他：如果领导要你去杀一个人，这个人又不该杀，你杀不杀？

崔在仁思考了好一阵儿，说：那可能杀。

蔡佩菲叹了口气，说：那我就不能嫁你了，我还怕你哪一天杀了我。

一连几天，蔡佩菲心里不舒服，就为崔在仁的这句话。

但是，放牛娃出身的崔在仁待人诚恳、忠厚。他的文化不高，部队速成班那种水平，但是他好学，年龄又比他们那一批“老资格”小许多，学得就好许多。

能读文件。

能起草报告。

虽说别字、错字少不了。

崔在仁领兵的英武，指挥的权威，也在一定程度上折服了蔡佩菲：也只有二十四呀，一声“立正”，惊了半边天，一排排男兵女兵，个个纹丝不动。

崔在仁还有一点与众不同：不抽烟，不喝酒。

蔡佩菲心里，已经是认了这个命的。老百姓说：心诚，石头也开花。

因为王震到工兵团视察，蔡佩菲的命运轨迹又多了一弯曲折。

突然视察工兵团的王震司令员，在营区遇见他熟识的同乡——女兵蔡佩菲，司令员亲切地招呼：“你这个小鬼头，在这里跑什么？”

一句家乡话，窝在心里的委屈和着泪水涌了出来：“分配在这里接电话，做政工干事。”

“你说什么？接电话？胡闹台！国家花这么大气力，用这么多钱培养你们，就是这样浪费人才！”司令员的脸一下子阴了，转身对跟在他身后的工兵团团长命令说：“明天，蔡佩菲到军区报到！”

蔡佩菲又回到了俄语专科学校，又同校长王季青住在一间宿舍，脆弱的心灵得到些许安慰。

崔在仁常去“俄专”看望蔡佩菲。

不等礼拜六，他就跑了去。他去“俄专”一定要去找校长王季青。崔在仁是王震的老部下，红小鬼。蔡佩菲和崔在仁谈恋爱，王震、王季青高兴坏了！

校长王季青表扬学生蔡佩菲，“佩菲真是进步了，愿意找工农干部做伴侣了，这是世界观的转变啊！”

崔在仁一来，王校长就给他们创造条件，留下空间，自己往家里去。

王震十分关心跟随他南征北战的老部下，尤其是他们的婚姻。哪个喜结良缘，哪个还没讨上老婆，他记得清楚。王季青夫唱妇随，在俄语专科学校“拉郎配”十多对，月老做得喜滋滋。她对蔡佩菲说：“这是我最大的成绩。愿天下的有情人终成眷属呀！”

好心未必办得了好事。

最后，王校长“拉郎配”的十多对没有一对成功。

崔在仁、蔡佩菲的进展倒是前景看好。逶迤滩地的溪流样，虽波澜不惊，也汨汨不绝。

1952年仲夏夜。

海蓝的月光在“俄专”校园曲径通幽处，投下崔在仁蔡佩菲的身影。崔在仁告诉蔡佩菲，他要去朝鲜了，新疆赴朝慰问团很快就要启程，他是慰问团副团长。

世界对着它的爱人，
扯下它那庞大的面具。

它变小了，小得宛如一首歌，
小得宛如一个永恒的吻。

当我四处旅行时，
路啊，我厌倦了你；可
现在，当你带着我去各
处时，我就爱上了你，
与你结婚了。

——泰戈尔
《飞鸟集》

这天夜里，崔在仁犹豫再三，最终还是没有告诉蔡佩菲，几天后团长的一个预谋。

崔在仁赴朝前夕，工兵团打电话到俄语专科学校找蔡佩菲——“你调离工兵团走得急，工作没有交接，今天务必到工兵团办移交，这是团长的命令。”

蔡佩菲疑惑为什么要求这样急？但还是坚决执行命令，前往工兵团。

快到二营营部时，蔡佩菲感觉不对，二营到处是喜气洋洋的氛围。走到距离崔在仁的宿舍二三百米处，她看见崔在仁住的房门上贴着红对联，大大的红双“喜”字！

疑惑成了现实。

她不走了。她坐在了一块石头上，一块很大的石头，两边还有手可以抓扶的地方。

团长来了。

政委也来了。

团长劝。

政委又劝。

好听的话，不好听的话，都说得再没有可说的了。紧接着，部队已经结婚成家的大嫂子小媳妇轮番劝，说什么的都有。

八月初的天气，当午的日头，光秃秃的戈壁，大石头火烫，晒死人的毒日头下，蔡佩菲就是紧抓大石头一动不动。

团长的火终于爆发了：“你这个知识分子，有什么了不起！你有什么了不起？我们崔在仁，放牛娃苦出身，参加革命多年，枪林弹雨，二十四岁了，还没有讨老婆，这次要去朝鲜，如果在朝鲜战场战死了，委不委屈？冤不冤枉！”

“呃？！冤不冤枉！冤不冤枉！？你说！”

蔡佩菲站起来了，对着正在火头上的团长发了连珠炮：

“请问团长你家里有没有姐妹？你替崔在仁抱委屈，你替不替我抱委屈，我一个不到二十岁的姑娘，你想让我刚一结婚就成了寡妇？我冤不冤枉，委不委屈？你家的姐妹成了小寡妇，你委不委屈……”

蔡佩菲这番话，言不由衷。她心里，已经认定了崔在仁。共同语言虽然不多，但是他人好，靠得住。蔡佩菲私下还有个念头，经过军政大学，俄语专科学校这几年，尤其是留学苏联一事受到的伤害，使她意识到，她这样的出身很需要一个贫下中农出身的“老资格”的保护。

但是，事情不是这样办！这样是欺负人。

她要维护做人的尊严。

至于崔在仁去朝鲜如果牺牲了，她压根没想过。那顿“连珠炮”是以团长之矛攻团长之盾。

团长的倔劲上来了，要强拖蔡佩菲。

蔡佩菲紧紧地盯着团长说：“我是个女人，我要自尊、自爱，今天你们要强迫我，我就在这块石头上撞死！新《婚姻法》颁布了，有法律保护！”

夕阳拖着一身疲惫沉沉西去。工兵团团长一番好意周密谋划的“拉郎配”不欢而散，暮色渐浓，蔡佩菲还一动不动地坐在大石头上。

崔在仁走了过来。

他懊悔不已。他埋怨团长，你打了一辈子仗却犯了兵家大忌——欲速则不达。

这之前，他对父兄般的团长从没有如此大不敬。

“进屋吧，先吃饭，饿了一天了。”崔在仁站立在大石头边。

“你把对联扯下来，把‘喜’字扯下来，我就进屋。”

崔在仁扯下对联，扯下“喜”字，还把两张单人床拉开，恢

世界对着它的爱人，
扯下它那庞大的面具。

它变小了，小得宛如一首歌，
小得宛如一个永恒的吻。

当我四处旅行时，
路啊，我厌倦了你；可现在，
当你带着我去各处时，
我就爱上了你，与你结婚了。

——泰戈尔
《飞鸟集》

013